



金推手网络小说丛书
蔷薇书院 言情小说系

剩女大战帅气总裁，追逐爱情
拿下幸福。

怜心依然 著

赵弯弯再婚记



最好的爱情莫过于：
你来了，我还在。

人民日报出版社



金推手网络小说丛书

赵弯弯再婚记

‘怜心依然’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弯弯再婚记 / 怜心依然著. --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3

(金推手网络小说丛书 / 肖惊鸿主编)

ISBN 978-7-5115-4581-7

I. ①赵… II. ①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5135 号

书 名: 赵弯弯再婚记

作 者: 怜心依然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设 计: 邱 珊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网 址: [www. peopledaily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1.5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4581 - 7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女人离婚后 | / 001 |
| 第 二 章 | 再遇西装男 | / 027 |
| 第 三 章 | 情感的游戏 | / 058 |
| 第 四 章 | 情敌巧碰面 | / 082 |
| 第 五 章 | 二人桂林游 | / 108 |
| 第 六 章 | 言言不见了 | / 126 |
| 第 七 章 | 我只是想你 | / 152 |

第 八 章 你爱不爱我 / 175

第 九 章 短暂的安静 / 207

第 十 章 你被折服了 / 229

第 十 一 章 终极大 Boss / 249

第 十 二 章 赵弯弯怀孕 / 270

第 十 三 章 情况遇突变 / 298

第 十 四 章 尾 声 / 327

第一章

女人离婚后

20 × × 年秋

深圳的秋天像波西米亚长裙一样，悠长而浪漫。午后的阳光还很炙热，我躺在阳台的躺椅里，眯着眼看隔壁家阳台上那红艳艳的簕杜鹃。花养得还不错，我在心里暗自叹息，只可惜人就不咋地，夫妻俩一三五上演卧室古惑仔，二四六现场直播真人版AV片，剩下那一天，各自收兵，养精蓄锐去了。

我抬手看了看时间，三点差十分。一个小时前，老公的朋友陈小程打电话给我，让我到楼下大门处等他，他找我有点事。他差不多应该到了，于是我起了身。

多少年后，我一直都记得那天，我就穿一条碎花的拖地长裙走在秋天的阳光里，摇曳生姿地从大门出去时，小保安看我的眼神都是直的，我非常自恋地认为自己是新时代辣妈中的极品。我刚在小区的路口站定，陈小程的车就缓缓从马路向小区车库里驶去。

“等我很久了吧？”陈小程开口说话总让我有一种他生错性别的错觉。没办法，他的声音实在太婉转了，更要命的是人长得还蛮清秀。

“我也刚下来！”我拢了拢头发，朝他妩媚地笑笑。

我们就去了小区旁边的咖啡馆。虽然他是我老公的朋友，但我觉得私下里背着老公和他的朋友喝咖啡真是一件无比亲昵的事情。于是我便显得有些心虚，一心虚我就不好意思抬头看他。

两个人默默地喝完了一杯咖啡，陈小程仍旧没有开口的打算，于是我不得不抬头看着他：“小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陈小程只是笑了笑，一口洁白的牙齿闪得我眼睛都快瞎了。

“嗯，有点事！”他踌躇起来，欲言又止，我担心他这一刻就要跟我表白，我怕以后见面会很尴尬。

“不好说吗？”我试探性地问了他一句。

“不太好说！”他皱着眉，很纠结的样子。

“要不，还是别说了吧！”我深吸了一口气。

“不，我要说！”他激动地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

“还是别说了！”我慌乱地抽出手。这些个男人，果然朋友妻诚可欺也。

“你先看看这个好不好？”他递过来一个手机。

我迷茫地看着他，他指着手机，让我打开视频功能。

视频里是陈小程，他坐在沙发上，很忧郁地看着镜头，很专注的样子。我感觉在跟他对视，然后他笑了笑，开始说话了。

“对不起，请原谅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和你进行沟通！”陈小程说对不起三个字时，声音都在颤抖，我都能感觉到那份真诚的歉意从手机屏幕上蔓延出来。

视频播完用了32分钟，这32分钟，我仿佛坐了一趟云霄飞车，又仿佛从极乐世界去了一趟无间地狱，又或者从南极去了赤道。

我第一次理解一个词，两极！

陈小程说，他和林夏秋也就是我的老公认识了十年，相爱了六年。后来林夏秋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娶我为妻，不得不为林家延续香火，当然我可以用更简洁的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我的老公林夏秋是个同性恋，陈小程才是他一直爱的人。

我握着手机看着陈小程，然后我古怪地笑着，我说：“陈小程，天气有点热哈，现在已经流行这样新型的极端方式来考验伴侣对婚姻的忠诚度了吗？那你跟林夏秋说，我经得起考验！”

陈小程张了张嘴，又纠结了几分钟，然后从包里掏出几张照片给我。我接过照片，电光石火间，我真恨自己的眼睛为什么不是瞎的。

照片自然儿童不宜，我仍旧笑着，把照片压到桌子上，说：“陈小程，这个玩笑真的一点都不好笑，愚人节是4月1日，等来年你再这样玩我行不？”这次，他没再纠结，从我手里拿过了手机，又调了一段视频。视频是AV现场直播，但让我恨不能自插双目的是，AV主角是两个男的，一个是我的老公，另一个便是眼前的陈小程。

“这么多年了，很累了，我求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好吗？”他看着我，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真真一个楚楚可怜。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声嘶力竭朝他吼：“我给你活路，谁给我活路！”

“我求求你了！”陈小程伸手拖我。

我反手甩开，用力甩了他一个耳光，“让林夏秋来！”

我叫赵弯弯，今年29岁，“单身”！

我给单身打上引号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离婚了，离婚导致我重归了单身的行列。

在这个离婚率比失业率还高的神奇国度，这实在算不上一件很值得瞩目的事情，只是离婚总归是代表一种失败，尤其在这样不尴不尬的年龄，于是我收获的同情显然要比同龄未婚女孩子的要多得多。

如果说离婚算不上一件大不了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不尴不尬的年龄离婚了还要养活自己和八岁的儿子以及我亲爱的老娘，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挤在下班高峰期的公交车上，被各种气味包围时，我总会陷入一种短时间的思维脱轨状态。这种状态总能把我带入一个美好的瞬间，那个瞬间就是我高举着一张中国福利彩票蹲在电视

机前，看着一个又一个小球从那个小小的洞里滚落下来，每掉一颗下来，我便尖叫一声，直到我的尖叫响彻云霄，我居然中了五百万。

我的思维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高速运转，我从兑奖纳税一路遥想到把儿子送入顶级的贵族学校，住进带花园的小高层，给老娘请顶级的保健师，到请黑道大哥把那个混球男人堵在那个妖精床上直接吓得阳痿。

我的心灵在这个时刻如同得到了圣母玛利亚的洗礼般通透明净舒畅。

很不爽的是，这种美好的臆想总是伴随着刹车时的惯性和扩音器里机械的报站声戛然而止。我总是能迅速地回过神来，然后从人群中奋力地挤向下车门。当我灰头土脸地踏上结实的大地站稳时，公交车总是及时地喷出一股尾气然后扬长而去，我站在尾气中总有跟公交车同归于尽的悲壮想法。

不管我多么悲壮，路在脚下，我最应该做的事是沿着脚下的路，平安地回家！

今天是星期五，言言从学校回家了。可怜的孩子，才八岁就被我无情地扔在了寄宿制学校。但言言显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亲爱的老妈我，从送他进学校那一刻起，就毫不松懈地灌输同一种思想给他，这种思想就是，言言能上寄宿制学校是一件多么多么幸运的事情。

当然他不是很能够明白幸运是什么意思，于是我不辞辛劳地解释，幸运就等同于言言早上睁开眼睛，妈妈端着放着可乐薯条汉堡的托盘，笑眯眯地站在言言的床边。

言言不能理解什么幸运，但他很能理解妈妈端着可乐薯条汉堡这一场景的出现有多么多么难。于是绕到最后，我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完全脱离了事物本身，言言欢天喜地地进了寄宿制学校。

条件是我答应他每星期带他去吃一次麦当劳或 KFC。

公交车站台和我住的家隔了一条巷子，巷子里早上是早餐一条街，夜里是夜宵一条街，总之这是一条很具有生活气息的街！

巷子的入口处是一个福利彩票的销售点，在这条巷子里，这家销售点

的门面是最小的，人气却永远是最旺的。我一度认为这跟老板贴在钢窗下的那行标语有极大的关系，标语上书：五百万富翁的生产线。

为此，我也曾经多次奋力地挤上了这条生产线，可惜，我永远都是个废品。

我也很怀疑，这条五百万富翁的生产线是否出过合格品。只是但凡人嘛，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最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合格品。于是，福利彩票销售点的老板乐得笑掉了大牙！

我狠狠心大踏步地走过了销售点，路过菜摊时，卖菜的周阿姨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靓女，不带点青菜回去？你小孩今天应该回家了吧！”

我愣了愣才回过神来。靓女？这就是广东特色。只要是个女人，上至70岁的奶奶下至三岁的孩童，统一称呼为靓女。

想起刚来广东时，我乐得喜滋滋地回家照了半天镜子，以为终于遇见了能够读懂我这朦胧美的伯乐。直至我某一日出门，那地摊边的大娘拉着一位老阿姨的手说，靓女啊，你的手长得真漂亮，戴上我这手套就更漂亮了。我当场恨不得吐血三升！

倒，我真啰唆，说到哪了？噢，对，买菜。回过神来的我冲着周阿姨笑了笑说：“阿姨，给我来把小白菜吧！再来一个红萝卜！”

言言这臭小子，打小就跟青菜有仇，为了改掉他这个坏习惯，只要他回家，我就让老妈煮上一餐桌的青菜，不吃可以，饿着！倔了几次，见我如此执着，臭小子终于投了降，委委屈屈地端着碗吃饭。

“你家那小孩长得真招人疼啊，怎么总不见他爸爸呢？”周阿姨一边麻利地帮我称菜、收钱，一边还不忘打听八卦。

单身女人带一个八岁的娃娃，寻思起来，总是无比耐人寻味。

“哦，他在地工作！”我四两拨千斤轻描淡写，傻子才会告诉她，我男人跟着妖精跑了，用脚指头想也知道那得成为她家饭桌上多长一段时间的话题中心啊！

“靓女啊，你一个人带小孩很辛苦的。现在的男人啊，分开久了，唉……

要把你家男人的钱抓在手里，抓住了钱他想变也不敢变！”

我胡乱点点头，接过她找给我的零钱，猜测她何故出此言，难道她也被人抛弃过，或者她女儿被人抛弃过？我阴暗地琢磨着也许她们过得比我更惨，这种想法一出，我立马跟喝了三瓶红牛似的无比亢奋起来！

我拎着菜继续往前走，在水果摊上买了几斤苹果。出了巷子，是一条马路，穿过斑马线，我住的小区就到了。远远地，我就看见儿子正趴在大门的不锈钢栏杆上眼巴巴地望着外面的路，我清晰地捕捉到他望见我时眼神里闪现出的无以言表的惊喜。

“妈妈，妈妈，我帮你开门！”言言开心地跳到开关处，按下按钮，大门“啪”的一声开了。

“妈妈，你买什么好吃的呀？又是红萝卜，我不喜欢不喜欢，我要吃香芋派！”言言看见我手里的蔬菜，非常不高兴。

“我也想吃！”我挑挑眉也委屈地看着他。

“那好啊，我们一起去，我去叫外婆！”这臭小子还真了。

“言言，那咱们这次换你请怎么样？每次都是我请你！”我冷冷地笑着看他。

“可是，妈妈，我没钱啊！”言言停下脚步，一副无辜的样子。

“那就等你赚钱了再请我吃吧，我今天请你吃青菜！”我收起笑容，严肃地看着他。

“妈妈，你没钱对吗？你还没发工资对吧！好吧，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天天请你吃香芋派！”他看着我严肃的样子，高涨的情绪慢慢地消停下来。看来我的家庭教育还不算很失败，至少，言言不是个蛮不讲理的孩子！

“儿子，你那么小气？赚钱就天天只请我吃香芋派？”我故意逗他。

“那好吧，再加一杯可乐，可以了吧！”言言很不甘心地再加了一杯可乐。

我翻翻白眼：“帮我拎包，在学校有没有捣蛋呀？”

“没有，不信你可以问刘老师！”他把我手里的青菜和苹果也抢过去，

“今天我帮你拎，妈妈，我对你很好吧！”

这臭小子！

“妈妈，我们刘老师说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电梯里，言言突然对我说。

“请我吃饭？”我错愕地看着言言，心想这小子是不是搞混了，现在的老师个个都跟神似的，我这个家长都恨不得把他们给供起来。

“对呀，今天刘老师送我上校车时，他说的呀！”言言对我的怀疑非常不满，嘴巴都嘟起来了。“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坏事？”我皱着眉打量他。

“没有没有，妈妈最坏了！”电梯门一开，言言挂着个大包，拎着青菜苹果就冲出来了，那颤着尾音的委屈声音撞击得我隐隐有些心酸。

“言言，生气啦？”我换上拖鞋关好防盗门，看着窝在沙发里胡乱按着电视遥控器的儿子。

“没——有！”他拖长了声音，此地无银三百两。

“生气了也好，今天我让外婆蒸鸡蛋羹，我跟外婆两个人吃！”我边说边往厨房走去。

“我也要吃，我不生气了！”身后果不其然传来言言的大喊。

“妈！饭煮了吗？”厨房里，老娘正在淘着米。

“下班啦？言言的书包破了，你看缝一下还是买个新的。我看缝一下好了，刚刚去菜市场旁边那个超市随便看了看，一个书包少的都要五六十，贵死了。这城市里，什么都贵，想你小的时候，随便两块布缝起来就可以装书，现在的孩子讲究就是多！”老娘一边倒淘米水一边唠叨。

我怀疑我妈天生就是个话痨，“妈，时代不一样了，记得蒸个鸡蛋羹啊，我去检查言言的作业！”

我赶紧闪出厨房，如果我没猜错，她接下来要说，离什么婚啊，林夏秋虽然不是个好男人，但好歹是个能赚钱的男人。

“你呀，离什么婚，你看看现在，虽然孩子的学费他出了，可你一个

单身女人带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哟。娘儿俩都是一个样，有那么多的讲究，什么爱呀爱的，我们那一辈子，父母一句话，锅碗瓢盆，吵也好闹也好，孩子生了，一辈子就好好过了……”我真不愧是我妈亲生的，知娘莫过儿呀，我捂着耳朵往儿子的卧室走去。

儿子的小床上凌乱地散着几本书，我叹了一口气，拖过儿子的书包。语文数学英语，一大堆的作业本，现在的孩子负担真重。我抽出语文作业本，满本子的鸡爪子乱爬。这小子，写的字怎么对得起那张可爱的脸哟？

“林墨言，你给我进来！”我大吼。

“干吗啊？”言言慢吞吞地走进来。

“过来！”我忍住想扁他的冲动，和颜悦色地冲他招手。

“儿子，你说你是不是长得很帅呀？”我把他拖到镜子前面。

“是呀，妈妈，严舒丽也说我长得很帅！”好臭屁的小鬼。

“严舒丽是谁？”我诧异地问他。

“我后排的女同学呀！”他往镜子前再凑了凑。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重点，“臭小子，你现在把这些字读给我听一遍！”我把本子放到他眼前，他拿起本子小声地念了起来，不出我所料，念了几个字他就卡住了。

“继续念！”

“妈妈……”他捏着作业本，睁着无辜的眼眸楚楚可怜地望着我。装可怜是他的拿手戏，我在心里嘿嘿冷笑，小子，我才不上你的当。

“吃晚饭之前，把这些字重新写一遍，标准是我能认得出来！”我把语文课本翻出来放到书桌上，帮他打开台灯，言言苦着一张脸坐到了书桌前。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门，胃隐隐地有些疼，于是我往床上一躺，盖了点被子，望着天花板发愣。随手扯过儿子扔在床头的包，掏出手机，手机上显示时间日期为20××年11月16日18点43分，我看着这一串阿拉伯数字，突然有一刹那的茫然和沮丧。又一年快到头了，而我和林夏

秋正式离婚已经整整八个月了。

认识我的朋友都问我为什么离婚，大概是因为太突然了吧，就好像一个人一直活得很健康，突然之间却死掉了。这肯定会引起他人的猜测。我给出的官方解释是，个性不合。给熟知朋友和老娘的解释是，他跟着妖精跑了。但只有我和闺蜜加损友的程清知道，那个妖精是个男人，也就是说，我曾经的老公是个同性恋。

其实我在三年前就知道了，林夏秋的那个妖精找过我，希望我放他们一条生路。我望着他冷笑，说我给你活路谁给我活路啊。甩下这句话后，我就回了家，然后和林夏秋开始了彻底的分居生活。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深夜反复地问自己，赵弯弯啊赵弯弯，你取个什么破名呀，弯弯弯弯，老公什么时候变弯了都不知道。还等着妖精找上门，等着妖精来告诉你，你睡了多年的老公是个弯的。我想，作为一个女人，我真是失败到了家。

“弯弯啊！”晚饭后，老娘用围裙擦着手又转悠进了我的房间。

“呃？”我坐在电脑前回头望了一眼老妈。

“跟妈说实话，你真的没想过跟夏秋重新过到一块吗？”老妈坐在床头，问得很小心翼翼。

我轻轻地坚决地摇头。老妈，我该怎么告诉你，那曾经被你引以为傲的女婿是个同性恋，我又该怎么告诉你同性恋是什么？

“妈，看着言言写作业吧，我还有一点工作没做完，不然明天该被我老大骂了！”我硬着心冷淡地说着。老妈张了张嘴，好一会儿，她终于还是没再说什么，转身出了房门。

我看着QQ里那个灰色的头像，现在他和他那妖精生活到一块去了吧？他们敢光明正大地挽着手出现在亲朋面前吗？他们很甜蜜吗？我觉得要是继续想下去，我今天就可以被抬进精神病院。

我去洗澡时，老妈和言言都已经睡下了。我看着蜷缩在老妈身边的儿子，那长长的睫毛、安静的睡颜，他睡得很香。老妈却被我惊醒了，嘟嘟囔囔地说，半夜三更了还不睡。我伸手帮他们掖了掖被子，轻轻关上门。

水温适度，均匀地洒落下来，我闭着眼睛，开始有泪水混着水珠往下淌。我为什么而哭泣？谁知道！

爬进温暖的被窝时，已经是午夜 12 点了。定好了闹钟，我闭上眼睛，快点睡吧，明天还要加班呢。可越是这样，越是睡不着。窗帘没有拉严实，有隐约的灯光洒落进来，清冷地折射到墙上，弄得整个房间都跟着清冷起来。我想起许多年前，我遇见林夏秋，也是在这样清冷的夜晚，他朝我笑，露出洁白的牙齿。那笑像冬日里的一束阳光，暖得我只想倚在那，停下来！然后我就千方百计地弄到了他的资料，再后来，在他上班必经之路装偶遇，在他面前装小白兔，企图引起他的注意。

用程清的话说，赵弯弯，林夏秋就是天上那清冷的月亮，你观就好了，一定要摘下来，小心后悔。果然是一语成谶，许多年后，我和林夏秋离婚了。程清又说，赵弯弯，林夏秋就是挂在天上那清冷的月亮，都不是地球人，你伤心个屁啊伤心，有本事你造个楼梯爬上去继续倚着他。我骂了一声，这女人果然刻薄。

林夏秋从开始就不爱我，其实到后来哪怕是跟我结婚了他也不爱我。但当年我很认同一句话，一个女孩子在年轻时一定要有一次不计后果的恋爱才算不枉此生。现在想来，说这句话的人大约就是没得善终，才忽悠那么多不懂事的小女孩步入她的后尘。忘了什么时候，反正有那么一天，林夏秋突然主动来找了我。他说，赵弯弯，我父母想见你。

我喜得辫子都快竖到天上去了，打了个电话给我那在乡下一直寡居的老娘，告诉她我可能要嫁人了，并且要嫁个将来在咱村绝对排第一帅还很会赚钱的男人。老娘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典型的乡下女人，对于我的吹嘘，她半信半疑，直至林夏秋的父母跋山涉水上我家提亲。

我最终还是睡着了，梦里，天空很蓝，我很孤单地坐在一个山头上，看着天空。我又似乎是一个魂魄，飞在高空中，茫然地寻找着什么。可是，我到底在找什么？

第二天，我顶着两只熊猫眼起床，在厕所门口跟老妈擦身，老妈倒退了一步，惊叫道：“弯弯，你生病啦，怎么脸色发青？”

我白了老妈一眼：“妈，有你这么咒自己亲闺女的吗？我失眠！”

老妈咕哝了一句什么往客厅走去，我无奈地耸耸肩。

“你今天又要值班啊？”老妈在客厅里大声问我。

“嗯，是啊，有个会要开！”我含着牙膏应她。

“小林打电话来说，今天想带言言出去玩！”老妈在传达这件事情时明显语气虚弱了很多。

我三下两下吐了嘴里的牙膏，随便擦了一把脸，就往客厅冲去。

“你答应他了？”我问老妈。

“我让他问你自己，要说，言言好歹也是他儿子，学费也是他付的，就让他看看呗！”老妈小心翼翼地劝我。

“他不配有儿子！晚一点程清会来接言言，我会打电话给林夏秋！”我转身回房准备换衣服。

“你们两个人啊！……”老妈又要开始念经了。

我赶紧闪身进了房间，锁起房门。

去公司的途中，我趁着公交车没来的空隙给林夏秋拨了个电话。

“弯弯！”电话那头传来清淡的声音。

弯你的头，我在心里破口大骂，嘴上却还是保持冷静：“今天程清带言言去动物园，你不用过来接他！”

电话那头一阵“哗哗”声，然后就听见一个男人尖细地在叫，我的短裤呢？

“那星期天我去接他！”林夏秋脸皮真是厚得很。

“不用，陪你的爱人去。我现在很忙，后会无期！”我异常火大地挂了他电话，今天出门忘了看星座运势，怎么这么衰。

公交站台上，真是挤得人山人海，这神奇的国度果然是缺什么都不缺人。眼瞅着离会议时间越来越近，想起那令人无比焦虑的订单，在这个艳

阳高照的早晨，我立马涌上一股想毁了地球的冲动。

好不容易等来了公交车，我赶紧拼了老命地往上挤，奈何今天衰神附身，连车门边都没挨着，我就被人群挤散了。望着撅起屁股冒着黑烟扬长远去的公交车，我气得大叫一声。

“喂，小姐！”一个冷冷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我扭过头才发现，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男人正嫌恶地盯着我。又是一个搞直销的，态度还这么差，今天的温度出奇地高，穿成这样，也不怕热死。

“对不起，我不需要营养品，不需要保险，更不需要找男朋友！”我也一脸嫌恶地回瞪他。

“就你这样的，还好意思找男朋友。趁早找个尼姑庵，占个地儿，省得晚了挤不进去。”西装男子伸过头，恶狠狠地对我说。

“哟，大清早的，你是喝凉茶上火了，还是没挤上公交车找出气筒呢？怎么，讹上我了，要不要我借十块钱给你打的？”我淡淡地微笑，在这种情况下，淡定才是王道。

“你，你……”西装男一时语塞，手指颤抖地指着我，“你刚刚踩到我的脚了！你没知觉啊？小姐，你穿的是高跟鞋，会出人命的，你懂不懂？”

“你确定是我，不是故意讹我？”我心虚了，刚刚倒退的时候我的确感觉踩到了什么东西，但想着他说话不饶人的样，气就又上来了。

“不可理喻！”西装男冷冷地扔下四个字，转身就准备走。

“慕凡！你怎么在这里？天啊，这么多人，真是臭死了！”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冲过来挽住西装男的手臂。

“是你说要在这里等的！”西装男不耐烦地对妖娆女吼了一声。

“狗男女！”我低声诅咒了一句，张望了一会儿，公交车还是没影没踪。再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只剩半个小时了。望着依旧人山人海的站台，我万分不情愿地往前面的转弯处挪去，那里是士停靠区。

刚刚恶战过的西装男此刻正走到我前面，我寻思着是快步冲过去，还是放慢一点脚步，又一想，路又不是他家的，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这么